

咳

餘

叢

考

陔餘叢考序

夫良弓九合斯稱鉅黍之名大樂六成乃著總錄象
故蘇世之學兼蓄乎支渠載道之文不局於矩步履狶
削錄能助方聞考縷剝麻胥歸淳制用以盧牟往載極
飾前謨聚大魁而爲笙結春芳而崇佩若雲松先生者
其今世之深寧叟乎先生味道之映食古而化三長兼
擅乎史氏九能可以爲大夫凡夫斗簡觚編龜枚鳥卜
天儀軌象地節堪餘凡將元尚之篇乘方割圖之術以
及青囊之秘策黃石之內書莫不星宿森羅雲霞凱費
同撐腹笥妙決言泉東王投千二百號但聞天笑侍中
奪五十餘席誰及瀾翻於是奏罷長楊便隨羽獵吟餘

紅藥更上蓬萊坐第七車承玉音之問答給尙方札作
官樣之文章豈不論可祭花口將吐鳳而乃一麾出守
數載從軍參上將之韜鈴騁書生之筆舌斯時也大旗
日落萬馬無聲古塞雲屯荒燐四起盾鼻磨墨弩牙發
機胸羅破陣之圖翰灑洗兵之雨直欲曲鳴桐鼓碑借
崑崙固未暇覲縷陳編鑽研舊業咨爾自娛於斯文也
士各有志水亦知歸乍釋戎容遽懷初服雖福星一道
冀慰蒼生而壽母七旬敢違白首鱸魚有味護草忘憂
岫幌依然楹書無恙爰於愛日之暇彌勵惜陰之心七
層支白傅之陶瓶十手佐蘇公之筆錄源通河漢環流
太極之泉藥合刀圭高築軒光之甕郵能考異吳乃參

同萌祗百家喉衿羣籍成叢考四十三卷標以核餘紀
實也今夫士夫木伯俗見易營而守經者非之折揚皇
考里耳傾聽而審音者笑之自志別九流書沿五體語
焉莫知所本述者但撮其文遂至朱紫相淆焉烏失據
黃車使者小說托於虞初白水真人部居失乎漢紀使
非擊麟皮之鼓礮處同宣燃風髓之燈昏衢畢照正恐
佩無迷穀寶但康瓠誰復登道筏而溯洞仰謨鱗而斷
酌乎先生以茂先之博濟公彥之勤以夏侯之顛門衍
江生之師法經疾史恙洞中其支蘭書雋言鯖各餒其
滋味每伸一解則吻縱濤波或下一籤則意窮冥漠貴
游畏其折角時輩聽之解頤斥憑虛公子之辯傅公是

先生之記拈毫獨笑弄墨忘疲滄海瀾回入尾問而說
納泰山雲起積膚寸以成奇印此一編已堪千古懸水
端莫見宙合難窺乃以鴻筆之如椽下付鯁生而作
歸田可樂正將山水從君記事有珠先以光明照我愧
讀書未能見道失已東隅喜問字特許叩門禮應北面
自忘蠡酌願附驥旄如謂公家之才尙堪俳偶長謙之
業亦有條抄則樞貌僅存蓬心未洗是猶棘林螢耀而
與夫罽木龍燭也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四月望前三日同館後學吳錫麒
拜卷

陔餘叢考小引

余自黔西乞養歸問視之暇仍理故業日夕惟手一編
有所得輒劄記別紙積久遂得四十餘卷以其爲循陔
時所輯故名曰陔餘叢考藏篋行久矣視記淺狹不足
滿有識者之一笑擬更廣探經史增益成書忽忽十餘
年老境浸尋此事遂廢兒輩從敝篋中檢得此稿謂數
年心力未可拋棄遂請以付梓博雅君子幸勿嗤其弁
陋其中或有謬誤更望賜之駁正俾得遵改焉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嘉平月趙翼識

咳餘叢考目錄

卷一

五經正義 畫卦不本於河圖 易不言五行

河圖刻玉 易闕文衍文 尙書名起於伏生

尙書古今文皆出壁中 壁書非孔襄所藏

虞夏商周書目孔子所分 宋儒疑古文尙書

舜典當從月正元日分起 納於大麓

元愷四凶皆在尙書辨 陟方 萊夷作牧

三正 泰誓真偽 帝乙卽成湯 延洪 尙書

大傳

卷二

古詩三千之非 詩序 漢儒說詩 夏屋

后稷已行郊禮 圻副 帝武元鳥 奚斯所作

春秋 春秋底本 春秋書法可疑 春不書

王 春王不書正月 春秋紀年 矢魚于棠

左傳所本 左傳敘事氏名錯雜 左氏傳原委

鵠冠 曹翹卽曹沫 屠蒯卽杜簣 杜預註

左傳 國語非左邱明所撰 韋昭註國語

卷三

周禮冬官補亡之誤 儀禮 五父衢 伯魚之

母死 晉文公辭國當以檀弓爲據 月令

賓雀 太牢少牢 醴泉卽膏露 八十者一子

不從政後世引爲終養之誤 鄭康成註禘祭之
誤 三年喪王鄭二說不同 鄭康成註慈母之
誤 命婦世婦

卷四

四書別解數條 子見南子 束脩二義 子畏
於匡記載不同 執圭 亂臣十人 彭祖卽老
聃 微生高卽尾生 公山弗擾召孔子之不可
信 羿豨非夏時人 浴乎沂風乎舞雩 棼干
繚缺或以爲殷人 其父攘羊 人莫知其子之
惡係魯諺 尊孟子 五畝之宅 負戴 伊尹割
烹要湯 王良卽伯樂 市井 七八月之間旱

卷五

史記一 史記二 史記三 史記四 史記五

伯益伯翳一人 趙氏孤之妄 宰我與田常

作亂之誤 齊潛王伐燕之誤 楚漢五諸侯

三戶 廣武 司馬貞史記索隱 漢書 漢高

祖有後母 史記闕文漢書衍文 漢書古本

顏師古註漢書 班書顏註皆有所本 後漢書

後漢書二 後漢書註

卷六

三國志 晉書舛訛 宋齊梁陳魏周齊隋諸史

及南北史書法各不同 宋齊梁書書南北交涉

事 梁陳周齊隋五史凡三次修成 宋書書法
宋書敘事及編次俱有失檢處 宋書繁簡失
當處 宋書立傳太少

卷七

齊書書法 齊書編次失當處 齊書繁簡失當
處 齊書立傳太少 齊書原本 梁陳二書
梁書編次失當 梁書多載蕪詞 陳書書法
陳書編次得宜 陳書亦多蕪詞 魏書 魏收
書有後人所補者 魏書書法 魏書蕪冗處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卷八

南北史原委 南史繁簡失當處 南史多用齊
書原文 南史敘事失當處 南史與齊梁陳三
書互異處 北史與魏書互異處 北史多取魏
收書 北史刪魏書太簡處 北史較北齊書繁
簡互有得失處

卷九

北史與北齊書互異處 北史與周書繁簡各有
失當處 北史與周書互異處 南北史夾敘法
南北史複傳 南北史自相抵牾處 南北史
亦有繁冗處 南北史多複調 南史敘事失檢
處 北史敘事失檢處 南北史自敘有失實處

南史編次失當處 隋志應移南北史之後

卷十

新舊唐書年號各有得失 新舊唐書本紀書法互有得失 新舊唐書本紀繁簡互有得失 舊唐書多國史原文 舊唐書編訂之失 新唐書改訂之善 新唐書編訂之失

卷十一

新唐書得史裁之止 新唐書列傳隸事之當 新唐書文筆 新唐書多迴護 新唐書多周旋 舊唐書敘事疎誤處 新唐書敘事疎誤處

卷十二

新唐書列傳內所增事蹟較舊書多二千餘條其
小者不必論其有必不可不載而舊書所無者今
撮於後 舊唐書所載亦有不應刪而新書反削
之者今亦錄於後 新舊唐書有彼此互異者今
據通鑑綱目唐鑑貞觀政要五代史北夢瑣言等
書稍爲訂正於後 南詔涉海及銅柱之誤
順宗諸子傳

卷十三

五代史 宋遼金三史 遼宋二史相合處
遼宋二史不相合處 遼金二史不相合處
宋金二史不相合處 宋遼金史舊本 遼史

宋史一 宋史二 宋史三 宋史四 宋史五

宋史六 宋史七 宋史八

卷十四

金史 元史 明史 明史多附書 明史父子

兄弟不同傳 明史多載原文 大禮之議 明

史行文典雅 史傳俗語

卷十五

通鑑綱目 綱目書法有所本 賈舉 俠累韓

廐一人兩書 薄后陳后不書立 太初元將

卓茂非仕於莽朝 鍾繇 立曹操女為后

周撫 惡奴郎 高密王恢之 記里鼓 王陵

魯文公七年無衛獻公 魏三祖 子總管
鹿角 定楊 文成公主 列卒 四夔 王忠
烈 兗海曹華 天祐末紀年分注各鎮 西平
王 遼復號改號 夏人遼人 昏德公重昏侯
留夢炎及第

卷十六

三皇五帝 堯舜之禪不同 東西周 周秦改
正朔不改月次辨 郡縣 兩漢時受學者皆赴
京師 郡國守相得自置吏 漢初分郡之大
大臣有罪多自殺 刺史守令殺人不待奏
大臣不服父母喪 兩漢六朝謚法 漢唐食封

之制 元魏子貴母死之制 元魏族誅之法最
慘 元魏百官無俸 華林園有三處

卷十七

三大遷 六朝重氏族 譜學 六朝忠臣無殉
節者 隋制從駕官帶妻子 唐初武功之盛
唐初多用蕃將 唐制內外官輕重先後不同
唐制陞殿用宮女侍 唐制吏部分東選南選
唐時簿尉受杖 唐時國史聽隨任修撰 唐時
王爵之濫

卷十八

汴京始末 宋制武選歸吏部 宋元權酷之重

宋人好名譽 宋時士大夫多不歸本籍

宋人字名多用老字 宋南渡世家多從行

南宋將帥之豪富 宋元追褒古賢 元初本不

欲取宋 元時疆域之大 元時崇奉釋教之濫

元制蒙古色目人隨便居住 元人名多相同

前明有兩北京 明初用人不拘資格 有明

進士之重 有明中葉天子不見羣臣

卷十九

女媧或以爲婦人 煉石補天 蚩尤爲黃帝相

湘君湘夫人非堯女 隸書不始於程邈

造筆不始於蒙恬 左右袒不始於周勃 牛耕

不始於趙過 雲臺無來歎凌烟閣無郭子儀
馬氏銅柱有三 徙銅人不始於魏明帝 牛繼
馬非晉元帝 宮中屠販不始於東昏 四聲不
始於沈約 縱囚不始於唐太宗 圖書學士不
始於唐太宗

卷二十

貢荔枝不始於楊貴妃 楊氏五家合隊 五日
一朝不始於裴度 牛李非李德裕 宋金蓮燭
送歸院者六人 曹彬伯顏不妄殺人之非
青苗錢不始王安石 高宗泥馬渡江之訛
兀术致書秦檜之不可信 南宋和議起於洪忠

宣揚子馬不始於女真 木燈檠之不可信
楊桓傳國璽考之誤 蘇州擊闖不始於顏佩章
明末閹黨有殉難者 明人演戲多扮近事
前明司禮監卽樞密院

卷二十一

正月元日 明月去月 上巳端午除夜 競渡
乞巧登高 古兵器不皆用鐵 齋戒不忌食肉
尙左尙右 萬歲 露布 衙門 幕府
視草 禽獸草木互名 素王 吳會 主臣
不暇草書 磬南山竹 日射三十六熊賦
斂衽

卷二十二

經史子集 詩文以集名 詩筆 序 章句集

註 題目 破題 別字 音字用點 重字二

點 么字 文章忌假借 古人追敘前事文法

古文用韻 漢諺用韻法 謎 用干字文語

救 音 朝 宅 次 宜 二十八宿

帳 饗 寫 保 甄 員 犬 隔 都 鄙

雅俗 狷獫 絕倒 饑餓二字有別 釐釐

卷二十三

一二言詩 三言詩 四言詩 五言 六言

七言 八言 九言 十言十一言 五七律排

絕句 三五七言 長短句 樂府 六句律
詩 拗體七律 律詩不屬對 律詩兼用兩韻
迴文詩 疊字詩 聯句 柏梁體 和韻
集句 成語佳對 借對法 扇對法 禁體詩
雙聲疊韻 詩句有全平仄者 詩詞專用本
家本人事

卷二十四

曲牌名入詩 番語成詩 以古人姓名藏句中
題字嵌句首 數目字入詩 十二生肖八音
入詩 藥名爲詩 拆字詩 口吃詩 雙關兩
意詩 壽詩 輓詩 悼亡詩 帖子詞 口號

元韻原韻 卽席 古詩別解 陶詩甲子紀年
杜詩金蝦蟆 乞爲奴 李義山詠史詩
唐彥謙長陵詩 韋夷中詩 紫濛 東坡詩咏
三良 赤壁賦洞簫客 陳季常 元遺山詩多
複句 劉後村詩多用本朝事 孫贄詩 李夢
陽詩重韻 王阮亭柳墓詩 古今人詩句相同
詩作噓噓

卷二十五

年號重襲 歷代正史編年各號 歷代僭竊各
年號 此外有外蕃年號見於唐書宋元明史及
通鑑玉海者今并摘錄 改元 年號用字

年號併稱

卷二十六

翰林 學士 侍讀侍講學士修撰編檢 唐時

翰林學士不必皆進士出身 翰林撰文署名

庶吉士 前明翰林不必皆由庶吉士 殿閣大

學士 閣老 大學士到任在翰林院 中書

中書舍人 尙書 侍郎郎中員外 御史

祭酒 監司官非刺史 兵馬司 吏部掣籤

奏本擡頭 行香 授官表讓 換官不換印

假守

卷二十七

按月分俸、京官月費、預借俸錢、致仕官給
俸、誥敕、封贈、父在封母不稱太、貼黃
仕宦避本籍、親族迴避、起復、未葬親不許
入仕、一產三男有賞、旌門法式、國忌日不
決囚、孕婦緩刑、聽重囚妻孥入獄、笞響
滴血、稅契、戒石銘、清慎勤匾、鄉都圖
省、履歷、民壯、官府乘轎、養濟院育嬰堂
義塚地

卷二十八

秀才、監生、舉人、進士、狀元榜眼探花、
三元、兩次及第、特賜進士、棘闈、禮部知

貢舉 殿試 武科殿試 試期

卷二十九

科舉分南北 前明兩京解元不必本省人

五經中式 遠省舉人給驛馬 科場給燭

鄉闈用京官主試 十八房 讀卷官 殿試彌

封另磨 科場迴避親族 鄉會試錄有序

程文墨卷 制科題目 題名錄 新進士赴國

子監拜謝 座主見門生禮 同年 填榜

寄籍 關節 帖括策括 及第詩 甲榜乙榜

卷三十

數目用多筆字 銀 金銀以兩計 忽絲毫釐

分錢 一金 元寶 短錢 石 斗稱古今不同
丈尺古今不同 量酒用升斗 火砲火槍
紙錢 紙馬 以錢代著 門帖 名帖
木棉布行於宋末元初

卷三十一

認族 同姓爲婚 交婚 姊妹爲妯娌 指腹
爲婚 劫婚 初婚看新婦 冥婚 撒帳
拜堂 脫鞵登席 着鞵 弓足 金鳳染指
簪花 婦人拜 古人跪坐相類 高坐緣起
再拜三拜四拜五拜 上元張燈 潤筆 避諱
嫌名 二名 古人臨文避諱之法 逮事不

速事 觀面犯諱

卷三十二

三年喪不計閏 父在爲母斬衰 婦爲舅姑三
年喪 喪次助哭 避祭 墓祭 合葬 改葬
久而不葬 假葬 洗骨葬 神道 碑表
墓誌銘 碑表誌銘之別 行狀 樂石 忌日
忌月 七七 生壙 生祠 祠堂 宗祠 塋像
塑像

卷三十三

刻書書冊 刻時文 花押 燒香 放生池
神前設籤 放債起利加二加三加四並京債

合同 馬褂 缺襟袍 戰裙 帽頂 鞮膝褲

釘鞵 眼鏡 摺扇 竹夫人 湯婆子 連枷

滿江紅船 牛皮船 螺填 骰子 四排 葉子

戲 陞官圖 不倒翁 掃晴娘 假面 本首

水晶 琉璃 料絲 金魚 京師炒栗

窖菜 唐花 西瓜 始於五代 烟草

卷三十四

干支 干支配五行 二十四節氣名 太歲大

將軍 一日十二時始於漢 十二相屬 十二

相屬起於後漢 時憲書後列兩甲子 子平推

命 葬術 測字 圓夢 佛 佛經字數

諫佛骨表有所本 觀音像 天王堂 西王母
王子晉 安期生浮邱伯 容成御女 八仙
張真人

卷三十五

天地水三官 東嶽天齊 泰山治鬼 城陽王
秣陵尉 伍子胥神 項羽神 衡嶽借兵
關壯繆 漢壽亭侯 天妃 金龍大王子祠山
神 文昌神 灌口神 張仙 鍾馗 王靈官
城隍神 韓昌黎爲土地神 五聖祠 晏公
廟 常州忠佑廟 常州忠義祠

卷三十六

至尊 寡人 稱孤 公 卿 君侯 世父母
太公 繼室側室之誤 姊 姪 夫兄稱伯
夫弟稱小郎 如夫人小妻傍妻下妻少妻庶
妻 夫子 門生 門子 真人道士 居士
徵君徵士 野老

卷三十七

博士待詔大夫郎中 大人 顯考 孤哀子
下官 小生晚生 老先生 官人 官 爺
爹 家祖家父家君家兄舍弟家姑家姊 堂兄
弟 尊老尊兄令弟 丈人 舅 內兄弟
親家翁 郎君大相公 哥

卷三十八

娘子 小姐 姨娘 三姑六婆 嫗婆 速衿

布袋 家生子 奴才 底下人 阿 僧稱

牙郎 名賊 姦細 別號 混號 諱龜

雜種畜生王八 綠頭巾 養瘦馬 冤家

卷三十九

累世同居 守節絕域不傳者甚多 爲法白斃

鞭尸 刮骨 威怖兒啼 千里駒 五月五

日生子 同年月日時生 遷官最速 仕宦最

久 射石沒羽有四人 虎渡河二人 廢蓼莪

兩人 謫仙有四人 倒用印有三事 御溝流

葉凡四兒 捕鱸魚二人 東西南北道主人
 三武信君 四武安君 六萬石君 六李杜二
 袁劉二鮑謝四蘇李三李郭兩元白 三三陸兩
 三陸 三二米 四三王 兩二蘇 三三楊
 兩赤松子 兩洪崖 兩四皓 兩涪翁 三木
 小山 三十八學士 二四貴 兩王八 二花
 藥夫人 四參寥 兩辨才 兩蘇小小
 一卷四十

五官並用 以官編集 自書奏牘 世擅書名
 世擅文字 著述最多 作文最速 書家代
 筆 文人和輕 竊人著述 武將能詩 鬪將

古來用兵兵多者敗 取蜀將帥不利 臨陣
不自標異 解散降兵 兵富難戰 紙鳶木鷓
畫獅 火馬火猱 陷敵脫歸 事急爲僕隸免
禍 口打賊 縱敵 懸賞購賊 賊稱

卷四十一

李斯本學帝王之術 趙高志在報讐 魏豹李
錡李守貞皆以婦人謀反 蔡邕女甥多貴顯
王羲之爲雲南先師 唐武后能容直臣 唐中
宗復位由張易之兄弟 趙普遇合 滄浪亭
蘇東坡秦少游才遇 東坡晦菴南軒皆有賢子
孫 孫覲爲東坡子 蔡京宅修城 岳忠武之

死 岳墳鐵像 葉夢得周草窗 謝舉羽
葛嶺大石佛 少林寺僧兵 大忠祠 畫角聲
鳳陽丐者 虎邱賣花

卷四十二

男人女名女人男名 命名奇詭 女字繫姓
女扮爲男 男子稱佳人 一母生數帝二后一
母生二名儒一母生兩狀元 面首 再醮后
長壽 多子 醜女變美 一門才女 童女生
子 老婦生子 賣妻再合 風吹送妻 古婦
女不嫌鬚 內監娶妻 神像配合 男娼尼站
和尚教坊 妻肉僧 館師爲帝王 奴封侯

九儒十丐 權奸有仙骨 一人殺四王兩大臣
一將軍平三國皆生擒其王

卷四十三

成語二百二十五條 萱堂桂窟 點心 茅柴

酒 綿力 對手 張王李趙 籌馬 屠家稱

姜太公 世界 昨 外後日 登時 鑽

暖房 穿孝 杜撰 差 叱氣 着力 相打

底 箇 生活 扯 你 賣弄 請安

香火 斲喪 門房 馬頭馬門 生口 驟馬

驢馬騾馬 魏鼻 拏訛頭 迴殘 毛作無字

吳趙 呼著爲快 歲寒三友

陔餘叢考卷一

陽湖 趙翼 耘菘

五經正義

五經正義雖署孔穎達名然實非出一手顏師古傳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令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既成太宗又令諸儒詳覈諸儒傳習已久皆非之師古引晉宋以來古今本援据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始服是師古於此書功最深孔穎達傳亦云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等受詔撰五經義訓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太宗命付國子監施行是師古外又有司馬才章等參訂也未幾馬嘉運駁正其失永

檄中又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宏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則穎達等原本又經諸臣審訂始頒行

畫卦不本於河圖

伏羲因河圖而畫卦大禹因洛書而演疇古無是說也論語河圖與鳳鳥並言但謂王者之瑞耳其畫卦之由則繫詞下傳明言包犧氏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並未言因河圖而起也繫詞上傳雖有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之語然上文尚有天地變化聖人效

之等語則圖書雖亦畫卦所取而畫卦究非專取圖書也漢儒因有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之語遂疑爲畫卦所本然亦尚未以畫卦專指河圖演疇專指洛書按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羲則而象之乃作八卦見孔穎達周易正義卷首緯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亦見繫河正義是皆謂圖與書俱畫卦所本也自孔安國始析言之其於尚書顧命之河圖論語之河不出圖皆曰河圖八卦也其於洪範之九疇則曰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也自此說行而劉歆宗之亦以爲伏羲繼天而

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水錫洛書法而陳
之洪範是也

見漢書五行志

於是馬融王肅姚信輩羣奉其說至

今牢不可破矣不知繫詞所言畫卦之本已極明白漢
儒不過因聖人則之之語而強爲傅會安國又析爲卦
取圖疇取書其爲臆說更不待辨學者不信繫詞而轉
信漢儒可乎卽謂禹演疇本於洛書矣繫詞洛書與河
圖並言則皆上古時事是神禹千百年以前已有洛書
豈直至禹始出乎隋書經籍志云聖人受命則龜龍銜
負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徵是亦但以爲聖王之瑞未
嘗謂畫卦所本沈約宋書符瑞志謂龍圖出河龜書出
洛以授軒轅隋經籍志又謂河圖九篇洛書六篇相傳

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則又不以河圖專屬之伏羲洛書專屬之神禹也

易不言五行

五行乃天地自然之理然易卦但取天地風雷水火山澤而不及五行尚書舜禹授受始言水火金木土而又列以穀爲六府幾疑唐虞以前尚未以五者爲定名所謂太皞炎帝少昊顓頊五德迭王者皆後人追溯之辭也然洪範繇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則又似繇以前已有此五行名目者何以易卦初不及之且澤卽水也坎水兌澤一物而分配二卦而金木之爲用於天下者轉不及焉其理殊不可解後儒據繫辭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指爲河圖之數而以洪
範所謂一曰水者配河圖之天一謂之天一生水而河
圖之位一與六居下故又謂地六成之以洪範所謂二
曰火者配河圖之地二謂之地二生火而河圖之位三
與七居上故又謂天七成之金木土皆做此又泥於孔安國易卦
本於河圖之說河圖既有此五行是五行之理已寓於
易之中鄭漁仲六經奧論因謂月令之記四時曰木火
土金水者乃五行相生之數虞書之記六府曰水火金
木土者乃五行相克之數惟易與洪範所言五行則天
地生成之數即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云云也是漁仲亦以爲五行在易中
也然天一地二云云本說大衍之數並未言生水生火

也卽以洪範所謂一水二火配之適相脗合然亦係繫
辭推闡河圖之數如此而伏羲畫卦則但以天地風雷
水火山澤取象並未及五行也竊意伏羲畫卦專推陰
陽對待變化之理言陰陽而五行自在其中其五行之
理則另出於圖書唐虞以前圖書自圖書易卦自易卦
不相混也後儒以陰陽五行理本相通故牽連入於易
中而不知易初未嘗論及此也觀此則余所謂畫卦不
本圖書者蓋非好爲創論矣

河圖刻玉

河圖昔人皆以爲河中龍馬負圖其旋毛有八卦之象
惟元人俞琰則謂玉之有文者蓋據尚書顧命天球河

圖在東序謂河圖與天球並列應亦是玉崑崙產玉河
出崑崙故亦有玉當是玉有文具八卦之象耳此說頗
新按顧命河圖與大訓對列於東西序孔傳謂河圖卽
八卦大訓卽典謨歷代傳寶之明此二者皆書策也若
河圖是玉之有文者豈典謨亦玉之有文者乎則琰之
論固臆說也然大訓與宏璧琬琰同列河圖與大玉夷
玉同列皆是三玉一書不應簡冊混於彝器之內當是
古人貴重此二者而刻之於玉故列入寶器耳然則非
玉之生而有文乃摹其文於玉也

易闕文衍文

易未遭秦火最爲完書然其中闕文衍文亦不一而足

如繫辭能悅諸心能研諸侯之慮侯之二字爲衍文固人所共知矣漢書杜欽上王鳳書引易曰正其本萬事理今周易無此文沈作喆寓簡云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觀孔子言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則公用句原文應有弓矢二字今無之王昭素謂序卦離者麗也之下諸本有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今亦無之是皆闕也朱子語類載郭京易卽鹿无虞鹿作麓其象詞則云卽麓无虞何以從禽也謂入山麓而无虞人導之何以從禽也今作卽鹿无虞以從禽也是誤一鹿字脫一何字也袁楷謂文言有錯入繫辭者鳴鶴在陰以下七節自天祐之一節憧憧往來以下十一

節皆文言也卽亢龍有悔一節之重可以明之矣是又
易之錯簡也王蔡震澤長語云漢文帝時十翼所存惟
彖象繫詞文言至宣帝時河上女子掘冢得全易上之
內說卦中下二篇污壞不可復識十翼遂亡其二後人
以序卦雜卦足之今按說卦中乾爲天爲圓爲玉爲金
爲寒爲冰之類朱子亦謂其多有不可曉者而荀九家
於乾之下又有爲龍爲直之類坤之下又有爲牝爲迷
之類以及震巽等卦皆然明是說卦已亡而後人雜取
以補之者則說卦之原文久缺也又如上繫第十章自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至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皆是孔子
語其下又有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二

語豈有孔子自作繫詞又自引已語以證之則此子曰
二字亦衍文也

尚書名起於伏生

禮記經解云疏通通知遠書教也與易教詩教並述未嘗
云尚書也左傳國語及戰國諸子書凡引書或曰夏書
或曰商書周書亦皆無尚書之名其稱爲尚書者自伏
生始孔安國所謂伏生口授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
謂之尚書是也自有此二字而後之解者紛紛王肅謂
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則以上爲君矣鄭康成云尚
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則以上爲天矣康成又據
緯書璿璣鈴之說謂孔子尊而命之曰尚書則又以尚

書爲孔子所加矣卽此二字議論紛然亦可見漢儒說經破碎穿鑿之一班也

尚書古今文皆出壁中

孔安國書序魯共王欲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書此古文尚書之出壁中者也今文尚書安國謂伏生口以傳授者則似非出於壁中然史記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已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班書藝文志亦云伏生壁藏之又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伏生尚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是今文尚書亦出自壁中故孔穎達謂伏生初亦得於壁間傳教旣久誦文熟

遂以口授而安國因謂之口以傳授也劉向別錄武帝末民間有得秦誓於壁間者獻之使博士讀說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又後漢書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秦誓三篇王充論衡亦云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尚書一篇於是尚書二十九篇始定按今文尚書二十八篇增秦誓爲二十九篇則所謂逸尚書者卽是秦誓是秦誓亦出自壁也按此秦誓係西書說見後蓋遭秦有挾書之禁學者多藏書於屋壁以避時禁而俟後世固不獨孔壁中一本也後漢書杜林傳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雖遭艱困握持不離其時孔氏古文傳來行故寶之

如此蓋亦先儒所藏而晚出者可見秦時藏書者不止一處也

壁書非孔襄所藏

孔壁藏書安國傳但云我先人藏其家書於屋壁而未嘗指爲何人家語序則謂孔子裔孫子襄所藏按史記子襄爲漢惠帝時博士遷長沙守而漢書惠帝除挾書之禁則子襄出仕正當開禁之時且身爲博士尤可表彰先學若書是其所藏豈有不出之以廣其傳而尚鋼諸屋壁者按隋經籍志漢武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陸德明釋文亦云書者孔子刪錄百篇爲之序秦禁學孔子末孫惠壁藏之是藏

書者名惠非襄也

書者名惠非襄也

左傳引二典三謨今俱在虞書之中而左傳稱爲夏書者典謨原係夏時史官追記故春秋時猶仍舊稱也其名之曰虞書者蔡九峯云或以爲孔子所定此蓋因孔安國書序而推之按書序云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書孔穎達謂壁內所得有此題目也然則以典謨爲虞書本孔壁之原題春秋時尚以典謨爲夏書而壁書題爲虞書其爲孔子刪書時所定無疑也春秋時謂之夏書者以其書本夏時所作孔子題爲虞書者以其事皆虞廷之事如隋書修於唐而謂之隋書唐書修於

宋而謂之唐書也或曰伏生尚書大傳以典謨及禹貢等篇通謂之虞夏傳此以典謨爲虞書安知非出於孔安國所分曰吾正以安國尚書傳而知其非安國所分也堯典開首卽云曰若稽古此後代追敘之詞文義了然安國豈不知乃必以順考古道釋之正以泥於卷端有虞書二字據以爲虞史官所作旣爲虞史官所作則堯典不應有若稽古之語故不得不曲爲之解則以典謨爲虞書必非安國所分而出自壁中原文其爲孔子所定益爲有據推此則商周書當亦孔子所定左傳祁奚舉善篇引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寧羸論陽處父篇引商書曰沉漸剛克高明柔克藥書救鄭篇引商

書曰三人占從二人此皆洪範詞左傳稱爲商書今依
壁書次序則在周書中是知以洪範入周書亦孔子所
定也九峯以舜典三謨爲夏史官所追記固足以正安
國頴達之誤而於堯典猶以爲虞史官所作則仍未免
二孔之見試思虞之與唐相去幾時而謂之古乎則堯
典亦夏史官所追敘可知也大禹謨亦有若稽古之字
蓋夏中葉後史官追記之書也

宋儒疑古文尚書

古文尚書自宋以來諸儒多疑其僞吳才老曰古文皆
文從字順非若伏生書之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
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朱子曰

凡書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又孔安國書傳是魏晉間人作托安國爲名耳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似與孔叢子同出一手吳草廬曰伏生書雖難盡通然詞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制如出一手采輯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此皆疑古文爲僞者自此三說行而後人附和紛紛大概不越乎古文何以皆易讀今文何以皆難讀二語不知古文所以易讀之故本在史記儒林傳及安國書序中學者初不深求耳儒林傳曰孔壁有古文尚書

安國以今文讀之安國書序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由此以觀是安國本不識古文以伏生之今文對讀始以意揣而識其字旣識古文則今文所無者卽以今文與古文相同之字讀之問有不識者則以文義貫穿之略如鳩摩羅什及房融等之譯經其義則原本其詞則有出於繙譯時之潤色者故與諸書所引尚書文轉有參差不盡符之處且所譯之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職是故也蓋安國所傳古文原從科斗字譯出非字字皆科斗原文而毫無改換也後人不於科斗轉爲隸字之處反覆推求

但謂古文卽科斗原文因而致疑於二十五篇何以皆
文從字順母怪乎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矣至草廬謂采
輯補綴無一字無所本是直謂僞造者歷採各書所引
尚書之文零星湊集串插成文也然果如此則孟子所
引放勳殂落我武維揚等句已一一在所采中而勞之
來之等句應亦尚書文也何以又不采入且不特此也
左傳國語所引書尚多如左傳楚公子棄疾如晉晉人
欲弗納叔向引書曰聖作則又叔向告韓宣子斷獄引
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衛獻公在夷儀篇引書
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國語單襄公論卻至將敗引
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

以上皆春秋
時人所引書

戰國策述荀息之

語曰周書有之美女破舌美男破老亦見汲冢書武稱解蘇秦說魏

王引書曰綿綿不絕蔓蔓奈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此本

周廟中舍人銘蓋周人已筆之於書矣魏策智伯索地於魏桓子任意勸桓子

與之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

之韓非子喻老篇亦引此二語按老子微明章與此大同小異蓋本周人書也朱子曰老子為柱下

史故見此書王應麟謂蘇秦所詣陰符經當印此韓非子外儲篇引周書毋為虎傅翼

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亦見汲冢書寤傲解呂覽聽言篇引周書曰往

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孝行篇引商書曰刑三百莫大

於不孝慎大篇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適威篇

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有讎而眾不如

無有貴信篇引周書曰允哉允哉史記蔡澤說應侯引

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又蒙恬傳引周書曰必參而

伍之

以上皆戰國時人所引書

韓詩外傳哀公取人章引周書曰爲虎

傅翼

與韓非子同

史記楚世家引周書曰欲起毋先商鞅傳引

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漢書蕭何傳引周書曰天子

不取反受其咎又劉滂傳贊引周書曰毋爲權首將受

其咎淮南子泛論篇引周書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

上用也覽冥篇引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白虎通

引書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漢書

律志引書曰先其算命主父偃傳引周書曰安危在出

令存亡在所用平當傳引周書曰正稽古建功立事董

仲舒對策引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

烏周公曰復哉復哉蕭望之傳引書曰戎狄荒服王商
傳史丹引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王莽傳引嘉禾篇曰
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王
充論衡引書曰子惟率夷憐爾又引書曰伊尹死大霧
三日又引梓材曰強人有主開賢厥率化民後漢書楊
賜疏引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
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又劉愷傳引書
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左傳杜註引作雒篇曰千里百
縣以上漢晉人所引書如此之類書之零章斷句散見於他書者正
多又何以不一一補綴成篇而聽其在二十五篇之外
則草廬所云歷採各書奏集成文之說究未可爲定論

也今文尚書世以其出於伏生口授罕有疑之者抑思盤庚等篇所以告諭愚民使之家喻戶曉豈轉作此艱澁不可解之語若謂當時語言本是如此則左傳國語所引夏書商書何以文多文從字順絕不如此今因其艱澁不可解遂謂之古奧而深信之此更非通論矣以九十餘歲之人追憶少時所習記誦豈無遺忘一也以齒豁口呿之年語音豈無淆混二也以土音授異鄉之人兼令侍婢傳述字句豈無訛謬三也然則今文尚書亦未必字字皆孔門原本與古文尚書正同未可以易讀而致疑難讀而深信也

按安國書序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伏

生之書考論文義定爲隸古定云云閻百詩力斥其
僞謂蕭何以六體試學童一曰古文卽科斗書是漢
初已使人人習之何以孔壁中古文無人能識然衛
恒書勢則謂古文絕於秦漢與人不識故逸在秘府
不立學官恒晉人去漢初未遠其說必有所自當秦
焚書書之科斗字者已盡在所焚中否則藏之壁莫
敢習讀其現行文字惟斯篆邈隸是以漢初科斗之
學已絕迨後壁書漸出如安國輩以今文讀之解釋
傳播始有識者至哀平間劉歆已能好之欲立博士
然究非人人皆曉故諸儒尙畏難而不肯立況安國
時去秦未久而已人人識古文乎

舜典當從月正元日分起

伏生今文尚書但有堯典而無舜典今所傳舜典自慎
徽五典以下至陟方乃死據伏生今文俱在堯典之內
孔安國所謂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是也孔壁古文書
序有舜典篇目而安國書傳散逸不可考其以慎徽以
下分爲舜典則自東晉始孔穎達云東晉初梅賾上孔
傳猶闕曰若稽古帝舜等二十八字多用王范之註補
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初至齊建武中姚
方興於大航頭得孔傳乃表上之事未施行隋開皇中
購遺典始得之是也

陸德明釋文謂梅賾上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
不能得及取王肅註堯典從慎徽以下分爲舜典

以續之又云舜典一篇本之王肅
則以前徽以下爲舜典或自肅始

自是遂以曰若稽古帝舜二十

八字冠於慎徽之首而爲今之舜典孔穎達作正義本
之蔡沉作集傳亦本之然按孟子咸邱蒙章引堯典曰
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遇
宥八音孟子在未焚書之前必親見尚書真本而引之
爲堯典則此明是堯典之文而晉人分在舜典中者誤
也孟子不足據而晉人反足據乎况史記堯本紀直至
禪位後二十八年殂落始畢凡今舜典所載察璣衡定
巡狩封山濬川及制刑法誅四凶等事皆在堯本紀中
班固稱遷作史記多從安國問故安國乃治古文尚書
者而遷本之作堯紀如是可知古文堯典原不止於釐
降二女而必至遏密八音方止也晉人徒以慎徽以下

皆舜之事遂分為舜典不知禪位於舜是堯晚年一種
 大事敘舜之功正見堯之禪讓得人賓門納麓皆是堯
 試舜之事而俱在慎徽以下若遽從慎徽截斷則堯之
 事未了成何堯典耶况舜典末總敘舜三十登庸至陟
 方乃死作結以此例之則今舜典中二十有八載至四
 海遏密八音正是堯典之總結是堯典必當以遏密八
 音為止而非可分慎徽以下屬舜典也然近日王西莊
 尊信伏生今文太過又全以今舜典為堯典而謂當別
 有舜典一篇已經亡逸則又屬過論

領寧人謂古時堯典舜典
 本合為一篇故月正元日
 格於文祖之後而四岳之咨必稱舜曰者以別於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稱帝
 曰問答之詞已明則無嫌也開百詩亦謂本是堯典一篇而兼敘堯舜事是尚皆
 謂二典本合在一篇並無別有舜典一篇之說

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即位以後咨岳

牧命九官皆是堯崩後之事且前此不稱帝此後皆稱
帝曰明是舜典原文豈得俱指爲堯典其末陟方乃死
一節更是總結舜之始終與堯何涉而可謂之堯典乎
又史記舜本紀卽位後咨岳牧命九官卽今舜典月正
元日以後之事遷旣從安國問故而作舜本紀可知古
文舜典本卽此月正元日以後數節並非別有舜典一
篇而必泥於今文尚書之舊以今舜典作堯典亦窒碍
而不可通也或疑如此則舜典不過寥寥數語似非全
文不知舜之功業全在堯未崩以前已敘入堯典內及
卽真後則第君臣交儆而已無他事雖有征苗一節旋
卽來格故孔子亦嘆爲無爲而治可知舜典本自無多

正不必以寥寥數語爲疑惟此篇若但從月正元日起似無頭緒則大航頭所得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雖真假不可知而卽以乃命以位冠於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之上亦屬語氣緊接固無不可也要之今舜典遇審八音以前乃堯典之文也月正元日以後則舜典之文也前有孟子咸邱蒙章作證後有史記舜本紀作證試平心玩其文義則知此說雖創論而實定論矣

納于大麓

采儒改正五經注疏亦有不如舊本之善者尚書納於大麓孔安國訓麓作錄謂使舜大錄萬幾之政而風雨以時也王肅注亦同按五帝德孔子答宰予堯使舜大

錄萬幾之政故陰陽清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
有迷錯愆伏正與烈風雷雨弗迷之義相合漢書于定
國傳萬方之事大錄於君後漢書劉愷傳三公協和陰
陽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減位莫重焉是古人皆作大
錄庶政調和陰陽解惟尚書大傳云堯推尊舜納之大
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史記亦謂堯使舜入山林川澤
烈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并謂洪水爲患堯使舜相視
山林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舜獨不迷今蔡傳實宗此說
然反淺矣楊用修所以有茅山道士關法之戲也鄭康
成註尚書大傳謂堯築壇於山麓命舜陟位大錄天下
之事則又兼用山麓大錄二義未免岐互蘇氏又云或

曰納於大麓蓋納之泰山之麓使之主祭也會有大風雷之變禱之而息所謂百神享之也此又一說

元愷四凶皆在尚書辨

左傳八愷蒼舒隕豷耨戡大臨厲降庭堅仲容叔達也

八元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也班書

古今人表既列此十六人十六人內無庭堅有咎繇伯俱作柏季狸作季熊而又別有

高即契垂朱斯即艾柏譽即伯柏益即伯及龍夔則左

傳之元愷非尚書所命之九官也孔安國作尚書傳乃

始以朱虎熊羆及艾斯伯與四人為在元愷之中以尚

書朱虎熊羆與左傳伯虎仲熊之名相合也杜預註左

傳則又以八愷為即垂益禹皋陶之倫蓋以左傳八愷

主后土而禹益實平水土且皆高陽氏之後又臯陶字
庭堅也以八元爲卽稷契朱虎熊羆之倫亦以左傳八
元主敷教而契實司之契與稷又皆高辛氏之子且虎
熊名與左傳合故也然終未確指元愷內之某人且尚
書所命九官及所讓之艾斨伯與朱虎熊羆人數較少
不及十六人故古來未有卽以此作八元八愷全數者
吳仁傑乃分艾斨爲二人伯與一人又分朱虎熊羆爲
四人合之禹益稷契臯陶垂伯夷夔龍九人共成十六
之數似爲巧合且杜預註渾敦爲驩堯窮奇爲共工檮
杌爲鯀饗饗爲三苗則左傳四凶卽尚書四罪宜乎元
愷十六人卽尚書分命之衆官全在內矣然孔傳以艾

斯為一人漢表作及斯亦以為一人未嘗分及斯為二人孔傳以朱虎為一人熊羆為一人亦未分朱虎熊羆為四人也吳氏一一析之以合十六人之數究屬臆說况孔穎達正義謂安國以伯虎熊羆在元愷內者以虎熊名字相合故耳臯陶即庭堅而益是臯陶之子皆當在八凱內垂則不可知伯夷姜姓必不在元愷之數等語可知古人闕疑之慎而吳氏必牽合以充其數且以蒼舒為禹字伯奮為契字未免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蔡九峯註舜典亦以及斯伯與為二人朱虎熊羆為四人似與吳說相合然未確指為元愷

陟方

陟方乃死孔安國以為巡狩而崩於蒼梧也韓昌黎則

據竹書紀年凡帝王之歿皆曰陟因謂陟者昇天也猶言禮陟配天也下文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之義也地勢東南下如言巡狩蒼梧而死應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蔡傳主其說而以方字屬上謂陟方猶言升遐也據此則陟方卽是死矣下文何必又云乃死乎陟方究應從孔傳巡守之說爲是舜葬蒼梧見檀弓山海經史記諸書孟子亦云卒於鳴條雖地名不同要其爲崩於巡狩則有明據况地勢東南下者乃江浙耳若古之蒼梧在零陵九疑一帶正是湘水發源處地極高由吳地溯江而上步步皆逆流項羽陽尊懷王爲義帝曰古之王者必都上流乃徙之長沙都郴此正見楚南之在上流

也安得云地勢下而不宜言陟乎昌黎亦嘗過嶺乃不知地形乎家語五帝德篇舜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陟方岳卽書所謂陟方也是家語亦指爲巡狩與孔傳之說合而必據竹書以陟爲死之文以駁之亦固矣

按王蔡震澤長

語云孟子謂舜卒于鳴條按湯與桀戰于鳴條則其去中國不遠也何孟春註家語云陳留縣平邱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去鳴條不遠乃知所謂蒼梧非九疑之蒼梧也是又合卒於鳴條崩於蒼梧二說而牽連之亦可備一說

萊夷作牧

萊夷作牧孔安國云萊夷之地可以牧放蔡傳因其說謂夷人以畜牧爲生也然遊牧乃沙漠之地不生五穀故但逐水草耳萊在齊西境則固耕耨之鄉豈必以其萊夷而懸斷爲畜牧乎况畜牧何必云作牧乎蓋萊夷

作牧者謂卽用萊夷之長使之官其地統其衆如後世之士司耳牧卽牧伯之牧漢官舊儀云東萊周時曰萊子國尤見卽以萊人爲君長之明證而必以牧放釋之亦固矣

三正

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此三正也然夏書甘誓云有扈氏怠棄三正則夏之前已有三正矣孔安國因商周在夏之後故不敢以子丑寅釋之而但謂天地人之正道王肅亦云惟殷周改正自夏以上皆以建寅爲正然尚書大傳云王者存二代之後以備三正馬融註甘誓亦云子丑寅也鄭康成註堯典正月上日云帝王

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
 正故云正月上日卽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則三
 正迭建固不始於三代矣蔡傳亦云唐虞以前當已有
 之按魏書李業興使梁武帝問尚書正月上帝受終於文祖此是何正業興曰夏正梁武曰寅賓出口卽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卽是二月是堯典亦夏正也此據堯典證之以前爲正月最爲明確鄭康成謂堯正建丑舜正建子者非

泰誓真偽

漢時別有泰誓一篇其中載白魚入舟火流王屋化爲
 赤鳥等事而於左傳國語孟子諸書所引泰誓之文無
 一語相合故馬融疑之謂其文義淺露吾見書傳多矣
 所引泰誓俱不在今泰誓之內也然漢以來此泰誓盛
 行諸儒所見泰誓皆是此篇董仲舒天人策司馬相如封禪書司馬遷周本紀皆引川白魚赤鳥之事王充

論所引此字并明言秦誓之文馬融謂春秋傳所引秦誓民之所欲二句國語引
秦誓朕憂劓朕中三句孟子引秦誓我武維揚五句孫卿引秦誓獨夫受一句禮
記引秦誓于克受非于武六句俱不在今秦誓之內杜預註左傳所引秦誓民之
所欲二句謂今秦誓無此文故諸儒疑之案昭註國語引民之所欲二句亦云今
考秦誓無此文可見諸儒所見秦誓皆武帝時所出之本故反疑左傳等書所引為脫簡
尚書山有秦誓三篇與此迥別且與諸書所引秦誓之
文多合於是孔穎達直斥此篇為偽而以孔傳所出為
真此一重公案久定矣近日王西莊則又以穎達所謂
真者為偽偽者為真其強詞博辨大概以史記及尚書
大傳為據謂漢書儒林傳稱司馬遷作史記多從孔安
國問故而史記周本紀已有白魚赤鳥二事是必從安
國古文秦誓中來則白魚赤鳥之為真秦誓無疑也又
尚書大傳出自伏生而其中秦誓傳云太子發升於舟

白魚入於舟中有火流於王屋化爲赤烏三足是又與當時所傳泰誓中語相合益可見白魚赤烏之爲真泰誓也其證佐可謂確矣然此泰誓一篇本係別出劉向謂武帝時民間得之於壁間王充論衡謂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之雖所傳時代不同要其爲單行獨出非伏生今文中所有亦非安國古文中所有則鑿鑿不爽况伏生書本二十八篇而史遷云二十九篇孔穎達謂當時此泰誓一篇已盛行遷遂并入伏生書內而總爲二十九篇耳是遷方以此爲伏生今文而西莊反以爲史遷引用安國之古文其是非更不待辨至以尚書大傳與此泰誓相合爲證按伏生傳書在景帝

時而此泰誓出在武帝時則大傳在先此泰誓在後明
係漢儒因武帝購遺書遂依仿大傳造此泰誓一篇托
爲得自壞屋者而獻之或謂泰誓原文若本無此魚鳥
等事則伏生之徒何由憑空譌傳此更不然也大傳所
記多有與尚書本文不相涉者不過因某朝有某事卽
附敘某朝書篇之下說見尚書大傳條內不得謂此傳必從泰誓
真本而出也然則此泰誓一篇昔人久斥爲僞不必再
翻公案反以爲真而以今泰誓三篇爲僞也至邢凱坦
齋通編以左傳紂有億兆夷人數句杜預註謂今泰誓
無此文凱乃駁之以爲現在泰誓篇中而預以爲無此
文豈偶忘之耶此又不知杜預時但有白魚赤鳥之泰

誓而今秦誓三篇尚未出也而遂據今秦誓以折之此

又宋人之陋也

按通遠所斥偽秦誓今雖不傳然尚有散見於他書者董仲舒天人策引秦誓云白魚入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梳為赤烏周公曰復哉復哉詞馬遷引秦誓云師尚父左杖黃旗乘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馬讎述秦誓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火復于上至於王屋流為鼎五以登俱來舉火漢書郊祀志引秦誓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傳子無窮白虎通引天之大律半當傳引秦誓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傳子無窮白虎通引秦誓云太子發升于舟劉歆三統歷引秦誓云丙午建師又漢書谷永傳引書曰自絕于天又引書曰造用婦人之言顏荏皆曰今文秦誓以上各條皆漢武時所出秦誓之文也

帝乙即成湯

周易乾鑿度謂易帝乙歸妹所以彰湯之美能順天地之道立嫁娶之義也因引孔子之說謂尚書自成湯至於帝乙此湯之元孫之孫也而歸妹之帝乙即湯也殷

尚質故以生日名元孫之孫親盡矣故不嫌同名而亦曰帝乙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則湯六世孫也按世本及史記湯本名天乙惟孔安國註論語予小子履謂履乃湯名而孔穎達正義謂安國之意以湯本名天乙至將受命乃改名履故有二名皇甫謐巧欲附會乃謂湯名履字天乙誤矣據此數說則湯之名天乙無疑後人以其有天下因稱之曰帝乙則乾鑿度所云帝乙卽成湯者非妄也尚書所云帝乙本亦名祖乙因嗣帝位故亦稱帝乙然則因其有天下而以帝冠於名故湯亦稱帝乙祖乙亦稱帝乙也

康誥文與左傳不合

左傳曰季引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又齊侯使公孫青聘衛篇亦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兩處所引大意相同則其爲康誥原文可知而今康誥無此語但云子弗祇服厥父事父不能字厥子弟弗克恭厥兄兄亦大不友於弟其下卽曰刑茲無赦無所謂罪不相及者將謂誤在左氏則不應兩處俱誤將謂誤在今所傳尚書則不應今古文又相同也豈其由伏生遺脫而孔安國以隸書譯寫古文時凡伏生今文所有者不復細加翻譯悉仍其舊因與左傳所引原文稍有不合耶

延洪

裴晉公詩願續延洪壽于春奉聖躬毛奇齡引以證尚書大誥天降割於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謂孔傳以不少句延洪又句惟我幼冲人又句自蔡沉註尚書以不少延句洪惟連讀遂致天壤之間無此二字漢書翟方進傳翟義舉兵討王莽莽依周書作大誥其起語曰不弔天降喪於趙傅丁董洪惟我幼冲孺子是知洪惟連讀在漢已然毛氏謂創自九峯者亦非也

尚書大傳

尚書大傳漢藝文志謂伏生所傳經二十九篇傳四十一篇鄭康成序謂伏生歿後弟子張生歐陽生等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名之曰

傳劉子政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康成又詮次爲八
十三篇是大傳乃伏生弟子所傳也然亦有可疑者伏
生所傳今文尚書共二十八篇則弟子所譌大義應只
在二十八篇之內古文則孔壁所出在後伏生未嘗見
也乃說命秦誓武成旅獒皆今文所無而大傳反有之
九共帝告高宗之訓歸禾成王政等篇不惟今文所無
卽古文亦逸安國所謂錯亂磨滅弗可復知者而大傳
亦載其篇目當是伏生少時本習尚書百篇全文遭秦
禁亡失漢興尋舊本僅得二十八篇而他篇散佚不存
尚能粗記篇目及大意故議論在彷彿之間而弟子遂
筆之於書耳卽如桑穀生庭一事古文書序謂伊陟因

此祆異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而大傳則系之高宗之
訓以爲祖已因此以警高宗者彤日雉雉孔傳以爲耳
不聰之應劉歆以爲鼎三公象也而野鳥來居是小人
將居公位鄭康成亦以爲視不明之象乃大傳則曰高
宗祭湯廟有雉升鼎耳而鳴祖已謂高宗曰遠方君子
將至否則有遠方來朝者未幾果有六國重譯來朝孔
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王充亦引之以祖已爲祖之按
篇中祖已多警戒之詞不知大傳何所據而云然又如
金縢一篇明言武王有疾周公禱以身代其後武王崩
管蔡流言周公居東成王遭風雷之變乃得金縢而反
公此事之真僞不可知而敘事自極明白乃漢儒說此

篇惟孔安國傳與本文相合史記蒙恬傳則云成王有疾公自揃其爪沉於河願以身代則以爲周公因成王疾而禱矣白虎通云周公薨天示之變成王乃以天子之禮葬公王充論衡引張霸百兩篇亦云天以雷雨悟成王王乃開金滕知公之功決以天子禮葬公是又以風雷之變爲葬周公不備禮而設矣及考尚書大傳乃知此語亦自大傳出也大傳於此篇云周公薨成王不葬之於周而葬之於畢畢者文王墓地葬之於此示不敢臣周公也是雖未言天意欲以天子禮葬公示以風雷之異而後人以風雷屬之於周公之葬事則實由於此按彤日等皆伏生今文所有大傳又本之伏生何其

與書意全不相合可知大傳原非詮釋經文但某朝事
卽附於某朝某篇之下所謂別撰大義也